



09972

郝文忠公集卷十五

元郝 經著

甲子集序

涇縣潘錫恩校

甲子集序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經時猶在宋之儀真館仰而歎曰我生之初是星沒焉金源氏滅而爲本朝今四十有二年矣星復出焉而越在他國其能久於此乎遂東載警備於行橐中得弟彝庸軍史趙文享書狀官苟宗道等所錄雜藁數帙惕焉有感於中因自誦曰何茲生不辰之甚乎夫學所以爲道非志於文而已也德業積於內行實加於人而文章以爲華爾如景星慶雲日芒月采瑞太平光天下黼黻一世者也今乃梗蹈跋窺自南而北自北而南蹂藉穢亂纏結氛祲鬚髮野變形體道敝無一日之晏功業不建道德日愧而徒區區於文字之末混淆於血肉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六

一

之極輾轉於葶苈之變入於罟獲陷窞而莫之出可爲哀已豈天嗇於彼祇令就於此乎遂畀宗道令整頓綴緝其詩傳春秋集傳外傳原古錄通鑑書法三國條例等各自爲一書其諸史文雜著則類別爲編爲詩賦論說辨解書傳志箴銘贊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著錄宏辭表奏使宋文移等類總爲一集以其集於是年故以其年數命之曰甲子集云夫甲者造物之始數之所由生也故黃帝迎日推策而使太撓造焉以之統運會記歲月書日時起消息正氣候定律歷故凡言年數者皆本焉絳縣老人之對晉大夫是已余之生也在甲戌元末癸未之季數往者順至於甲申又至於甲午又至於甲辰又至於甲寅今又至於甲子幾一周焉蠱之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先夫甲者三焉所以原其始也後夫甲者亦三焉所以要其終也天之

道如是況於人乎余之事業先夫甲以爲始者則具夫是矣其後夫甲以爲終者則將本夫是以爲始焉知來者逆引而伸之則自甲戌之元復至甲子五爲始終殆無窮焉余得俛焉日以孳孳而已矣故自是集之外隨年增入者皆繫之甲子云且甲者甲拆也物生之始也子者滋也氣生之始也余今處於絕地天窮而人厄焉窮則變變則通將如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拆迴一氣於地中鼓萬物於天下雖明夷之闇不失箕子之貞樸滅萁宇搯長庚之光焰以光旭日庶幾終至於萬丈云六年夏五月陵川郝經序

原古錄序

中統七年春王正月猶在宋之儀真館十五日己未原古錄成敘曰昊天有至文聖人有天經所以昭示道奧發揮神蘊經緯天地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

二

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載藉所著莫不以文稱夫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卽文也觀夫揭日月運寒暑翳雲霓幹星漢組布綦列煥乎有文覆冒磨盪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太華振河海敷原隰固谿壑涵負嶠音嶠吻音吻穆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理安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宮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疎之有敘爵祿上下之有分典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卽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卽有斯文所以爲道之用而經因之以立也故文之大端本於太極而經之法制成於聖人天之文本然而固有矣其推步厯象

始於黃帝而成於堯於是乎履端舉正敬授人時而天之經立矣地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疏治始於后土而成於禹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兩間畀賦蘊畜尤所固有也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制禮成於仲尼之修經於是乎推本四象貫三爲一盡兼天地之文元亨利貞乾有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書詩春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極之統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是以仲尼氏沒大經與天地並爲至文疑爲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雖駁雜於戰國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周隋唐而大儒傑士相繼而出孟軻韓愈則浚源張本雄辯力抵廓清禦侮接續正傳荀況董仲舒劉向揚雄王通則著書立言尊王賤霸修仁明義表章儒學陳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

三

搏周敦頤邵雍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則根極致命盡性窮理比象衍數直造聖地孔安國毛萇鄭元何休王弼杜預范甯孔穎達則掇拾補綴緯章撥燼反復訓詁申明經旨司馬遷班固荀悅陳壽于寶范曄沈約李延壽宋祁則罔羅遺文抽閱秘記藻飾言動完具國典以爲信史樂毅張良賈誼汲黯蕭望之丙吉魏相袁安楊震李固陳蕃孔融諸葛亮羊祜王導劉琨謝安王猛高允房元齡魏徵褚遂良狄人傑姚崇宋璟張九齡顏真卿陸贄權德輿裴度李德裕王朴竇儼趙普王旦寇準呂夷簡范仲淹韓琦文彥博富弼歐陽修司馬光則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閎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爲事業戰國之莊周屈原宋玉商鞅韓非李斯漢之鄒陽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劉歆張衡崔瑗蔡邕魏之曹植王粲陳琳阮籍嵇康晉之張華左思潘岳陸機孫綽袁宏

陶潛南北之謝靈運顏延之任昉鮑昭江淹謝朓溫子昇徐陵庾信薛道衡唐之陳子昂張說蘇頌李白杜甫元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袞李翱皇甫湜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牛僧儒皮日休杜牧陸龜蒙司空圖宋之楊億王禹偁夏竦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呂惠卿李清臣黃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金源之韓昉蔡珪党世傑趙風王庭筠趙秉文李純甫雷淵麻九疇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藻飾綸紵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采瑰琢章句摺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剗刻金石撼搖天地陵轡河山剗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作爲文章皆有書有集有簡有策名家傳後於是大經之枝葉蔽蔭六合其穉萌孫根綿絡八表源委波瀾放乎四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緒闡焉而不墜道德仁義大中至正之理觸焉而不昧男女夫婦父子君臣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

四

之倫截然而不亂禮樂刑政文物聲明之典粲然而不亡中國夷狄龐亂純一之俗判然而不雜彼異端邪說干時妨政喪心惑志者焉能行胸臆於其間哉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垂世名教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異端之不善衆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經始遡流求源以徵斯文之迹衆賢之書不可廢也嗚呼近世以來夸毗者不務實學軌轍蕪穢纖艷浮侈枵然恣肆以古爲野傲幸者干祿詭獲祇務速售破碎綴緝無復統紀以正爲左穿鑿者窮奇索隱嗜新歎異臨深爲高自以爲得以訓傳爲膚淺僞妄者談天說命立聖遺世動關鬼神言涉造化以文章爲末技誕幻者朋扇異教剽飾虛僞欺世罔利詭譎深阻以吾道爲土苴俾大經淪棄斯文委地此原古之所以作也原古所以正今也於是斷自先秦以及於今六經之本真

子史之幾衡諸家之要刪衆賢之傑作原於道德傳於義理合於典則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則並錄之其所作則各附於其人其人則各附於其代其敍則各以其代爲先後其體則各附於其類以其皆本於經故各附於經如原序論評辨說解問對難讀言語命

十有四類皆義理之文易之餘也故爲易部國書詔赦册文京諭册告南郊昊天上帝封禪册制制策令教下記檄書疏表封事奏奏議牋啟狀奏

賦詩聯句樂府樂章歌行吟謠篇引詞曲長句雜言律詩絕句十有五類皆篇什之文詩之餘也故爲詩部碑銘符命頌箴贊記紀傳志

錄墓表墓銘墓碣墓誌墳版墓版權厝志誌文墳銘墳志歸耐誌誌遷耐志蓋石文墓塋記墳記葬誌

述行狀哀辭雜文雜著二十類皆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爲春秋部凡四部七十有二類若干篇若干卷部爲統論類爲序論目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

爲斷論凡立說之異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淺深致理之醇疵遣辭之工拙用字之當否制作之規模祖述之宗趣機杼之疎密關鍵之開闔音韻之疾徐氣格之高下章句之聲病麤鑿鉅細遠近鄙雅皆爲論次本之大經以求其原遂古無上之面目太極造始之樞紐鴻荒冲漠之兆朕渾淪灑泐之津涯死生終始之橐籥陰陽鬼神之情狀穹象厚垠之端倪倫類事物之條貫命性心跡之位置政典維綱之軌度治亂安危之運世山嶽邱陵根柢之所繫江河湖海之所託雷霆風雨變化之所起蟲魚草木生植之所因雲煙花鳥月露態度之所極金璧珠貝錦綺光采之所發琴瑟鐘鼓磬管音節之所契天球河圖大玉琬琰之秘藏布帛苴粟果菜水火之日用衆人之所未睹天下之所共見披抉振暴羅列而進盡在目前非特以正今亦所以正昔庶幾先賢之用心不爲後世

所誣仲尼之道家至日見牛童馬走皆與斯文邪說無自而入大經業萬世名教垂百王彼僞妄誕幻之徒不復敢以區區藝能視之而忽蔑也或曰昔王通續經論者以爲僭而自聖子是之作得無似之乎曰夫經不刊之典也易本三皇書本五帝詩本三王春秋本五伯故皇帝王伯爲易之體虞夏商周爲書之體文武周召爲詩之體齊楚秦晉爲春秋之體前乎犧炎則不足徵後乎桓文則不足法數千百年離爲四經混然天成不可加損不相參涉而無間斷後世雖復有仲尼亦不能復爲也況王通乎當偏駁之極壞亂之餘而以私意效聖人贊易道續詩書修元經直以繼夫經自以爲仲尼復出是以爲之僭也今之所錄推廣聖經之餘裔以爲斯文之命脈爾古今文章皆經之所出黃言千論不能有以外而莫能及焉爲之羣分類聚論定區別以稽其變益見經之大聖乾坤正氣集

卷百六

六

人不敢覬覦則尊經也夫豈僭乎哉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入宋國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序

太極演總敘

天下之理一顯一隱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機總萃之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迹焉其始焉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也皆自夫顯而反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妙萬物而爲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爲道所以爲易所以爲神天地萬物至今而不窮至今而冥冥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爲贖爲密爲幽爲深爲幾爲微窮原築底而無上反而爲顯於是爲太極推其顯者而爲圖爲畫爲卦爲爻爲象爲數爲辭爲說亦窮原築

底而無上復反而爲隱而止於太極故易之爲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機也總萃之體也變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蘊奧皆具於太極而伏犧發之伏犧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父孔子之象皆自太極推出而孔子獨爲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本得而易道可求矣攝網者必提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來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犧文莫不忽恍茫漠以爲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爲至煩至難夫易成於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犧演河圖文王演伏犧周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徂源由末及本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人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犧文之前包舉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六

七

萬世之業其抉示道本挈易紐轉幹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卽此以爲學也知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辭其次說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旣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象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微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二十三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道蘊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有太極所以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義入輿皇極等凡二十四條



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爲四爲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爲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爲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爲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註疏釋等類以爲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爲易之用極盡而無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年月日陵川郝經書

周易外傳序

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間者莫不充周表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大法之原而不可加損焉蓋數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也後之人德未至於聖欲以一己之見求夫數大人之意雖弊精極神不免於猜揣料量之私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八

能造夫真是或有見焉而不能純備斷然自作則違戾遠甚是以紛紛藉藉至於今而不已也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羲氏按圖畫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之統歷數千百年至於黃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受命作周重伏羲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爲易聖子周公心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復六百有餘年而孔子出焉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絕以求三聖之意於是退而修經推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羲終於五霸列爲四經而爲易作傳尊之爲經以冠夫詩書春秋使天下萬世共用一道舉畫前之固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器壞無窮之形器而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羲氏述道文王述伏羲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孔子而僅爲成書猶

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當一世而爲之必數聖人數千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作曲爲之述而猶以爲未既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一己之私遽述數千載之德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輒自作爲不亦難矣哉且自孔子沒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於秦雖幸而以卜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祇以卜筮視之而其道不明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本其所自謂孔子授之商瞿子木而授受及何何爲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而未益分矣揚雄之學最爲深到準易作元而不述易道東觀學者雖盛而祇爲傳註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夫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間王弼以二漢之學爲之註唐世以爲至當而孔穎達爲之疏學者至今宗之此蓋專門之

學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可復聞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惡其私而專專而分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爲已任於是華山陳搏肇開宗統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義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註爲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二百有餘年矣學者復各擅其師傳立論馳說求新角奇誕夸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往往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沒而不明其謂王弼蔑正義厚誣妄訬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於專門之弊矣反復壞爛遂至此極世代如是之遠聖人不作如是之久蠹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也又豈一人之專見臆戾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

意終不可得而見矣竊嘗以爲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去哇町沒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順考其往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學問數十百人之能事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聖十而後世千之遡流求原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聖人者纂爲一書而未能也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人館於儀真畱而不遣五六年間頗得肆意經傳及被劫殺出居別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以來迄於今凡訓詁論說諸所註釋覈其至精去其重復義理象數兼采並載巨細不遺不徵其人惟是是與各以世代第其先後凡諸經傳子史百氏易之

自出而不謬聖人必當關涉引用者亦各依世次編入其流入老佛異端曲說非聖人意者則盡刊黜夫漢魏傳註之學則至於魏王氏唐宋論議之學則至於宋程氏故備錄二氏以爲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則彌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歷代之得失以爲易之事業窮源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爲一經之綱領疑而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旁搜遠蹈創圖立說爲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共爲一百卷易之成俶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世或單稱易及大易等以爲題而不言周有未當言者故仍稱周易孔子爲經作傳既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爲傳註則皆傳外之傳也故曰爲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敢自爲成書後來繼今或別有所得當復增入云九年春正月立春日郝經序

續後漢書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晦菴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六

十一

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人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爲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爲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乃作表記傳錄諸序議費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表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較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曹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三

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噫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較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具位陵川郝經序

玉衡眞觀序

人並天地爲三極其爲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必周知然後爲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占候以爲大法著之詩書六藝謂夫人而所當知也故自天子至於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其法家至日見猶夫土田疆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於是一世之人莫不知天祇畏奉事恐懼修省通三極爲一敬貫萬變爲一誠天命不違人心人事合於天道天與人一純而無間

乾坤正氣集

卷百六

十一

所以爲二帝三王之世也及周之衰如蟬螻巷伯大東定之方中漸漸之石等作皆細民宦寺役徒之辭亦能言天以爲風其列國名卿賢大夫于變異之際道其所以然于君而迪畏乎天如裨竈梓慎萇宏晏嬰往往有之仲尼之門顏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爲常事置而弗論文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至戰國縱橫異端並起道厖術雜莫不以人勝天天人始二視天夢夢于已無與放肆邪侈無所顧忌怪異疊出不知警懼益殺人以逞卒皆大亂亡滅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韋唐昧尹臯甘公石申呂不韋各揣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之通學爲陰陽數術之流矣然賴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者得以尋釋于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落下闕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

續張衡鄭元劉洪譙周皆著書推衍而翼奉李尋谷永蘇竟卽顛  
襄楷蔡邕于昏君亂朝橫身論列歷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奔  
氣流汗謂之天諫大有功于漢室于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  
代之風焉南北七代其太史多能占測以言休咎儒者則猶有崔  
浩高允漢氏之遺烈也隋唐以來學者以爲異端諛音道而恥言  
之其星翁歷史列于有司備員而已復設私習天文之禁使天子  
至于庶民皆戴天而不知所以爲天至有謂天變不足畏者于是  
三代二漢之學絕矣經自知讀書卽嗜天官學常欲纂古遺法以  
合天人求其所以然畏法律禁忌而不敢爲今上卽位之元年詔  
無聊乃改修陳承祚三國志至爲八錄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  
漢魏晉隋唐諸天官書志及所齋宋金源氏與本朝燕都臺司秘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

三

書爲厯象錄具述厯代星厯傳之以理旣成書狀官苟宗道爲之  
音註請別爲一書乃更論次復加損益益之以圖象細行厯變異  
事應等類凡十二卷名曰玉衡眞觀天地之道眞觀者在塔璣玉  
衡所以觀之也拘幽之中仰視片天十餘年間凡天地日星之變  
徵之于書若合符節嗚呼安得弛習天之禁以是進讀于人君傳  
之學者使天下後世復盡知畏天哉中統十四年癸酉六月十五  
日丙申具位陵川郝經序

變異事應序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星變議而不辨故不言其事應至左氏  
作傳始具載占候之辭與其事應于是史記漢書厯代諸志皆宗  
其法事與變符而象占有徵矣夫人之善惡兆乎思慮必動乎四  
體而其憂喜必徵于聲色見于氣貌蘊于內則必發于外而不能

掩況事變之大者乎將有大故陰幾沉潛而鬼神已知其氣燭朕兆必見于天不能恐懼修省以圖消弭則事必效而無及矣嚴哉懍懍乎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君子所以懲忿窒慾慎獨而戒于屋漏絕惡于未萌弭變于幾先也邵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思慮之先藏密之地閒邪存誠可不務乎故修省於無變之時者上也遭變而修省者次也事變尋至而不悟者刑戮之民也紀變異徵事應布列簡牘以詔以告其扶助道教至班固漢志曰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者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順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自周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六

四

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劉向亦言日月食及五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是殆不然夫有人事卽有天變雖聖王在位極治之世不免於疾病憂戚死喪誅罰更革廢置予奪征討而天地日星亦不無崩震鳴裂薄食移徙飛流逆順伏見犯守第治世鮮而小亂世多而大耳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亦有征伐戰鬪流放誅殛拘幽誣誚叛逆崩殂之事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桑穀共生大風拔木等亦書于策豈天地無變二星不逆行乎且仰觀俯察推測占稽皆聖賢之能事其書之必備第以秦人焚滅典籍二帝三王之簡策暨西周之行事皆沒而不得聞故其變于事不可徵也賴孔子作春秋左氏爲春秋作內外傳東都以來纔見一二變應可得而述固向據之遂爲周衰日月始食五星始逆行

甘石所紀非正豈通識哉今據春秋左氏傳國語託始於周幽王據史記二漢書三國志晉書終於晉恭帝宋高祖之篡上記其變下列其事各別爲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君臣父子之間中國夷狄之際兵戎之起誅殺之行崩薨之象篡弑之端僭叛之由割裂之勢專擅之故亂亡之本自王而霸自霸而雜自雜而夷兆變於上應之於下者亦已備極始爲占候之案其占法已各具經星緯曜諸星氣本宮下故皆略而不書



郝文忠公集卷十六

元郝 經著

涇縣潘錫恩校

送常山劉道濟序

歲癸卯秋八月道濟兄南歸經爲之言曰道之不行也非謂佛老  
小人之相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  
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爲禍耳蟲生於木而蠹其木則木  
萎而蟲死焉有挫其本而能振其末者哉已爲之已得之已不爲  
之已何得哉苟君子能審其道而篤行之佛老小人雖盛也殆將  
何所至乎苟不能也不反倡之而爲禍以埃天之定猶可也可倡  
之而爲禍拂天理而絕吾道乎則彼將肆行而莫敢誰何也昔也  
自宓犧至于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而人自道矣自湯至于文王  
人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公至于孔子道傳而書書  
傳而人而人猶道矣孔氏而下人失其道孟軻猶能道其道天其  
天人其人書其書使人不入于楊墨而爲非類矣後雖佛老更興  
異端並作楊王韓歐之徒衡而爭之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使人  
知有此道矣今之君子非不能爭之又特倡之倡佛老而爲禍虛  
無寂滅乃曰此可以致精微而保吾生也鼓小人而回天衷蠱賊  
生靈爲鬼而爲蜮乃曰此可以致富貴而充吾欲也侮聖人非聖  
言繪句雕章謠東風而詠楊柳乃曰此可以失吾聲名而廣吾業  
也故其身愈張而心愈亡欲日彌而道日微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於戲吾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夫如是將壞天地而絕人類  
歟誠欲壞天地而絕人類則吾徒何生也天既使吾徒生則道之  
將行也歟

唐宋近體詩選序

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萬言之文不足以盡其理詩四句何以畢  
之所謂至簡而至精粹者也故必平帖精當切至清新理不晦而  
語不滯庶幾其至矣五言難於七言四句難於八句何者言愈簡  
而義愈精也譬如觀山諸山掩映中有奇峯一二則諸山皆美矣  
若一二奇峯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潤氣非樓石劒門少華則不  
能此絕句全篇詩人所尤重也今集唐宋諸賢絕句全篇之可爲  
矜式者與夫傑辭麗句之可以警動精神者條例而次第之爲訂  
愚發蒙之具雖末學亦窮理之一事也學者其無忽歲甲辰八月  
二十五日陵川郝經題

再送常山劉道濟序

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治不興天地一元之氣溷  
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必有以也世無昌揚之士  
乾坤正氣集卷百十七

二

故亦無明盛之功而庸鄙樸樾乘漏抵罅私小惠立小道衍規規  
之文信淺淺之議擅子子之學以愚吾民以誤天下以基禍亂而  
自謂經綸大手古莫我若舉世而不能辨比行而不能改此故之  
以也是以如是其危且亂久且遠而莫之或止矣噫其猶是而遂  
陷吾民爲禽犢乎抑亦將遂崩陵而浸以勦絕乎其亦鬱之久悖  
之極亂之至將大有以昭晰也否之上九曰先否後喜剝之上九  
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爲否極而必泰亂極而必治也今而危  
亂旣極矣天亦將興明盛之功也欲興明盛之功則所謂庸鄙樸  
樾者必大殄也而儲靈孕秀必芬芬郁郁巍巍昂昂而降昌揭之  
士也必學崇高廣大有用之學必恢宏遠博達有爲之器必施聰  
明睿知神武不殺之材而使敝者振聞者明廢者興除百世之害  
富百世之用享百世之譽任百世之責奮乎百世之上俾百世之

下必仰之如日星重之如山嶽矣豈堂堂天地幹制萬化欲興明  
盛之功而寂寥索莫乃無此人哉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余亦  
必得而見之矣由是則余輩之所以誦書學道修身立志者乃有  
所試也天期不愆屬運而會則結余髮斂余衽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其無空老矣天而不欲已亂也則之人也之功也與余輩之所  
學及余輩之所期者庸可冀乎其斃而已也必矣若道濟者其誼  
高學之正器之遠以大又非余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揭之士也其  
興明盛之功也必矣於其行序而勉之十有一月五日也

送太原史子桓序

霜風呼沙陰霾脫天拉苴而號枯昏暄瞠驚虺虺道殢裂膚而羸  
卒墮指者相望也宜乎堦戶孿處以充天地之閉塞贊元冥之化  
育史夫子胡爲來哉其有驛傳之急而郵檄之遽歟則宜有貂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七

三

之重孤纘之温而夫子累乎其單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  
衝風冒寒而出也歟則宜夫腰金而憂轡鳴弦而挾矢而夫子冰  
髯局脊扶蹇而癯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閭闔而振長策乎其欲搖  
吻於諸侯之上奔歷於權勢之路締從連衡合鬪而弭兵乎其爲  
龍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僥倖而以驕妻妾  
恣嗜欲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趣不外寒暑而  
必爲者也夫子寧有於是乎夫子之操之志以父之故而越險阻  
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恤窮天地之  
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遑遑斃而後已庶乎其一遇也嗚  
呼篤考哉史夫子乎犯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冰之志也唯天禍  
善應誠其亦必有遇也已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  
或以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趣之異也如此則夫觀路人者不

宜一以路人觀之也丁未冬太原史子桓索父不獲過保下適燕都書此以贈

送漢上趙先生序

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漢淮亡纍俘北首作異俗而荏異聲茹腥衣毳而不獲安土敦化振書閭闔矢謨廊廟致君乎三五赫耀文明之光賁冒草木樹正大之業宏徽衍之號則此行也窮先生者也雖然窮乎此而達乎彼果窮也耶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一國以達天下歟昔之所覩者江漢荆衡而已今也仰嵩高瞻太華涉大河之驚流視中原之雄浸太行恒碣脊橫天下昔之所遊者荆吳閩越而已今也歷汴洛晚關陝越晉衛觀華夏之故墟覩山川之形勢見唐虞三代建邦立極之制齊魯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四

聖人禮義之風接恒岱之曠直激燕趙之雄勁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脈於異俗衍正學於異域指吾民心術之迂開吾民耳目之蔽削蕪漫斷邪枉破昏塞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煥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華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達也土居中守正執德不回明通人物密格鬼神而大參天地恒達而不窮素患難達于患難素夷狄達於夷狄時有時而窮事有時而窮理則達矣噫仲尼窮于行而達于聖孟軻窮于行而達于賢史遷窮于行而達于史杜甫窮于行而達于詩韓愈窮于行而達于文果窮也邪此行也人視先生以爲大窮經則以爲大達先生可縱軌揚轡沛胸中之浩浩驚通達之坦坦勁行而無慮矣鄙辭滋蔓不足以爲贖姑以爲繞朝之鞭

送鄉先生宋君還燕序

觀君子之所養不于常于其變變于外而不變于內者養焉者也變于外而內亦變焉者無所養者也天命我以德執之不回守之不易養之無害而已矣我何加損焉又何榮落得喪之足變於其間哉故君子無變非無變也變在物而不在我也大浸稽天而我不可溺煨火灰山而不我熱疾雷破柱而不我動彼則變矣奚事於我哉此君子之所以有所養而無所變也觀所養則觀所變而已矣小有所得侈焉爾小有所失蹙焉爾區區於銖兩汲汲於毫末俛焉如備者則其所養可知已鄉先生宋君經自垂髫識於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已而北歸紛拂而不救窘散而不支厄遷顛躓而不振殆一紀焉戊申秋復一拜于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不少變焉由此觀之先生之所養亦可知已於其還也而爲之序以識先生之養與余觀變之所得云

乾坤正氣集

卷首十七

五

送王之才南遊序

君子之動無苟焉爾矣動爲一身則有一身之義也動爲一家則有一家之義也動爲天下則有天下之義也內焉而有所定外焉而有所止動而必中中而必可法於時人召於來世而必無所苟焉如是可動矣故伊尹一動而成殷太公一動而興周子房一動而起漢孔明一動而王蜀不然則食蔬而衣敝處僻而居陋安時而守順存心而養性不動而可也彼躍馬揮鞭橫金匝玉被貂屨毳不避燥溼寒暑弊弊焉跌蕩唐突於浩浩之塗者謂之爲身動也則心溺而形枯奔蕩蹶趨不能回筋骸之束矣謂之爲家動也則尊卑倒置疏戚逆處父子無以親夫婦無以別長幼無以序矣謂之爲天下動也則治亂安危之道戡定寧一之理彼惡足以知之不過夫苟富貴役趨走奔競夫勢利之間耳是以目途中觀道

左未嘗不爲三歎也友弟之才積精蘊志儲秀孕靈靜而養之有日矣而未見夫動也諺有之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今膏車秣馬將有所動也果爲一身歟爲一家歟而爲天下歟必一夫此以正大之學著高明之業振起衰俗使天下知余後學之有人矣而不一夫趨走富貴奔競勢利也余方恬處靜以自存吾子其著鞭前路不失其馳而後有忻慕者矣

括囊圖說序

人肖天地以生者也故有心中之天地有掌中之天地有書中之天地蓋天地之理在人心而其文在指掌其象其畫則在乎書是三者人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而俯仰之間舉世而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可乎哉夫知天之所以然則知日月星辰之所以然知地之所以然則知山河草木之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六

以然又舉世之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者夫知其然者知其法也見其象也形而下者也知其所以然者知其理也見其心也形而上者也故邵子曰今之學者知歷法而不知歷理能布算者落下闔也能推步者甘公也二人者知其法而不知其理者也唯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故自三代而下以理合數知所以然者揚子雲一人而已子雲而下以理制形知所以然張平子一人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宜乎無有能知者之人也而知之是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嗚呼仰而觀俯而察天地自若豈難知哉顧第弗學爾少陵杜君叔通博綜問學精于歷數有太史公家傳之秘懼學者之以爲難知而弗學也欲人之卽法而知理也於是分裂天地運行日月森羅星辰鳩爲一書曰天地括囊圖說使人開卷卽悟灼然心見上章闡茂之冬與經會于保下命題其

端經方憤憤罔無聞知俯仰之間漫不加省敢妄爲滋蔓乎雖然  
契義之重有不克讓者故疣贅而書之十月一日旣生魄陵川郝  
經題

送柴梓材序

歲庚戌冬十有二月柴君梓材來先余於王內翰座識其兄賢之  
而交未定也及梓材來氣爽而色潤容裕而禮下與之年年甚富  
與之語語甚和而節也乃歎曰不有其中外其如是乎是必縉紳  
先生淵源之涵育賢父兄朝夕之訓誨不移于流俗而有守于中  
者也將告歸爲之言曰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  
獨至于人而有變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氣其形亦自若也何獨  
至于今而有變也哉學校之不興流俗之所移畱而不反扑而不  
振潰亂而不救顛覆而不支疾日彌畱無有爲藥而起之者卒至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七

於元氣死而人道喪也雖然苟不顧流俗挺然特立誦書以益其  
智寡欲以全其仁力行以振其勇明王興而道行矣則可以革弊  
俗去弊政直漏補罅張皇仁義致君乎三五躋民于壽樂拔鴻臚  
于無窮建碩業于不朽明王不興而道不行也則耕于荒閑之野  
釣于寂寞之濱抱明月而長歌吸孤風而高蹈亦可以養天倪而  
樂天命豈流俗之足移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若是是無文王而興者也眞豪傑之  
士也嗚呼彼徇流俗合汙世黃金橫帶馳騫于天下者自以爲豪  
傑也由是觀之果眞豪傑也哉今昆仲旣志於道卓然樹立終不  
爲流俗所移則古之豪傑之士何遠之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道士申正之序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用宛轉旁薄豐湧曼羨囊括六

合之外充塞六合之內明白輝光引而上也則爲日星巍業峻極  
萃而下也則爲山嶽溶而流則江河鬱而茂則草木翼焉飛雲蹄  
焉走陸則鳥獸也皆是氣之用也其在於人則精淑純備溥博淵  
深剛而不撓大而不局挺特而不流卓犖而不倚紐而不睜結而  
不離宜夫養之而不害振之而不挫擴而充之而不弊淪而疏之  
而不滯以盡其用也而乃冒沒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狹  
其大而自小削其剛而自弱褻大冠襜大裾駢風雲偶月露執筆  
綴辭而已未聞有以剛大之氣正大之學振末俗而障頽波者一  
有長材偉人出於其間則蝟起而疾視譁而攻之默而穿之必使  
之顛踣壞亂而后已悲夫剛大挺特之氣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  
之所以不明士氣之所以昧沒而不振也辛亥春鄉叔申君正之  
馳驛至自燕余見其羽衣雲集環列拱捧睟乎其光鬱乎其氣退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八

而歎曰盛矣哉是之所以主盟其道而大行於世歟能全其氣而  
用之者也衆一而氣集氣集而用大故離者可合而弱者可彊是  
以犯霜雪歷夷險而不阻振聲名宏教化而不侈去琳宮度沙磧  
吟笑自若御使車奉王命恬然自得宜其光事三師卓然樹立而  
不私吃若扶持而不墜也嗚呼彼方自振如此吾徒自弊如此可  
若何正月六日陵川郝經序

儒行序

世之所謂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師以之垂訓學者以之爲務有司  
以之進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輝而儒之爲儒不復古矣  
蓋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本也務其本而未自從有諸內  
則必形諸外韓之所謂根之茂者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則謂之儒者可工於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



行如之何秦君道隆志乎古者也欲學之知所先務乃取儒行一篇并其傳注鈹木而版行之庶幾天下不獨以文章爲儒以德行者爲儒也人之去浮華植本根革澆訛尚忠信雍雍皞皞復古之治其張本於茲乎歲辛亥夏五月甲戌陵川郝經序

刪注刑統賦序

宋真尙書德秀云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經嘗以是爲不刊之論蓋金有天下席遼宋之盛用夏變夷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旣外振政亦內修立國安強徙都定鼎至大定間南北盟誓旣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禮盛典於是具舉泰和中律書始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從事國無弊政亦無寃民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廁其列也是時太原李祐之精專新律試吏者皆出其門臺省寺監藩邸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九

郡國名卿能吏郁然炳然癸丑春其外孫劉君敬之出祐之刪注刑統賦一篇精約博綜首尾原委有宗有趣酌人情而歸之中不峭刻不慘激本之仁恕眞蒞政之銓衡也熟之復之然後知眞尙書之言尤信國家今地過于金而民物繁夥龍飛鳳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謙讓未遑雖然必欲致治創法立制其先務也昔漢高帝百戰之餘食未下噓而命蕭何造律令張蒼定章程韓信申軍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著新書史臣以爲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今有漢氏之地而加廣有漢氏之民而加多豈不爲金源氏拓跋氏之治乎創法立制此其時矣發源張本必自是賦始敬之甚秀而文與余游者有年請題其端余謂之曰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焉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敬之其執此以往豈

不爲李氏之介孫乎年月日郝經序

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爲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聖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未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濶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十

者聖人所以奉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于變變適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厯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菴先

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  
近出已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草訓詁之弊定章  
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復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  
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  
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  
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尙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  
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  
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率義會序

古者井天下之田制鄉飲之禮俾從居綦布守望相助患難相救  
疾病相扶持起揖讓於閭閻生友義於里巷使之睦嫻任恤豈弟  
和侃鑠其侃強倬誕兕倬不馴之氣銷天下之爭端而莫肯爲亂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十一

後世先王之禮廢而人道解散無情義以維其心骨肉睽爲仇讐  
肝膽闕爲楚越於是戍卒役徒黥髡盜販敢爲亂首厲階而天下  
被其禍嗚呼聖人制禮之義其於維世不亦深矣乎順天當燕趙  
之衝自昔號多豪傑兵亂以來三十餘年生聚教育將復治平之  
舊俊茂輩出往往露頭角以氣相許而合爲君子之朋一日相率  
過余曰我輩十餘人欲以古井田鄉飲之義歲時羣聚凡吉凶賓  
嘉相侑而不相悖不尙華靡不爲驕奢義則相勉而過則相告其  
有不如約者則會義而合攻是可行乎余應之曰是相率而爲義  
者其誰曰不可乃名之曰率義會而爲之敘其意又爲之載其載  
書曰凡我同盟以義相合母以利睽過則面質母退後言險阻艱  
厄共爲引手始終一心以崇大義各啟惻隱無或有慝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俾細其祿無以遠到

心菴先生陰符經集解序

大庭軒轅降及叔世道書穰疊往往備言曲論如數山石如觀海波故大者至數十萬言小者亦不下數千言至于陰符獨三百餘言而已於是歷爲究竟意然後知至言必簡聖人之意有所靳也夫道幾而已矣非幾無以見也天地幾而已矣非幾無以用也故幾之所在不可周測通圓而神惟妙是用潛於動靜之理發於翕闔之氣見於消長之象伏於存亡之形造起萬變樞泄運化使天地萬物由之而不窮而天下莫能知莫能窮遂爲天下之至微陰符一書聖人所以發其幾據其微示人知而藏之密者也端緒則見引而不發天地萬物之幾在我沉沉默默如執左契如持權衡無往而不合無往而不中無往而不應無往而不時其體則靜其用則無窮雖三百言而天下之理無不備故言道術者得之則可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十一

以窮神知化握道之要言治體者得之則可以致君堯舜隆平天下志士得之則可以籠罩宇宙揮斥風雲處士得之則可以藏舟于壑遯世無悶養生者得之則可以精神健羨騎氣御風數家得之則可以奇耦變化逆知來物兵家得之則可裁定禍亂從橫無窮萃而合之則一言散而推之則萬變其支流餘裔各底於成有不可勝言者嗚呼禍莫大於發人之幾聖人立經陳極則發道之幾故其情深其文切其旨秘以斥其辭約以要觸造物之忌訐造物之蘊不敢僭言曲論聖人之意其深矣乎是書之有傳注尙矣三代而下不啻數十百家各據其所見而各著其所傳莫有爲貫而一之者丙辰冬余外叔司馬可道來以心菴先生集註三十卷見示天真皇人而下會義三十餘家末以己意爲之結斷汪洋炳煇周悉備至上下數千載始爲完書且命經敘其意先是常識先

生於常山皇極道院而爲之記今其可辭於是推本論著而書其  
端先生姓趙氏名素字才卿嘗被徵賜號虛白處士云丁巳元日  
陵川郝經序

送張漢臣序

丁巳夏四月不雨枯風吹塵赤野立塊穉人焦勞額地祈穀子張  
子奉其母以行旣南轅陵川郝經告之曰之時也之士也行安用  
也擢禮闈之桂探驪龍之珠振書閭魁岸炳烺吾子之事也從  
與義列紆餘籌策撼搖王公大人巖巖以樹立吾子之材也擴充  
王澤兼善致治旱火不光而雨天下吾子之志也是三者吾子之  
所固有而所素志也而乃問舍求田下元龍之樓而甘心許汜與  
夫初心不旣背矣乎張子曰噫吾以子謂知已而莫吾知也孔席  
不暖墨突不黔而懷土者小人之事也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七

三

龍虬行使止尼固非我之得專也紆朱紫步巖廊身名俱榮焜耀  
一世非吾所惡也負耒耜溷塵梗窮巷束臂蓬累而行非吾所欲  
也氣數使然固非我之得專也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  
貴賤非我也可行矣雖無是行其無是行乎不行矣雖有是行其  
有是行乎故拔樹接淅微服絕糧聖人所不免矧其下乎經聞其  
言以爲向者知張子之淺而見其面乃今知張子之深而見其心  
也若張子者可謂速於行而以理自適焉者也於是書其言以贊  
其行

郝文忠公集卷十七

元郝 經著

涇縣潘錫恩校

述擬

先人初命經爲泐科文述擬宏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代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後世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駢麗之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爲四六謂之官樣或爲高古以則先漢依放盤詰則以爲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強勉爲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弗可改已然而點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饒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彥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爲要之典雅古瞻情實感激得體而已故自東漢終於李唐爲詔赦制冊檄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一

書露布等述其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爲古文不復記錄近在儀真館與書狀官荀宗道論次詩文雜著哀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別爲類云

漢淮陽王檄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元卽皇帝位光武大破尋邑於昆陽遣將破武關檄諭天下使共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漢德休明天命未改豈容僭僞久肆叨竊俾我高廟神靈無所馮依億兆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失職坐視夷滅是用獎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讐討賊今月某日類于上帝遍告山川羣神卽皇帝位於清水之上逆賊王莽椒房餘孽飾詐構僞夤緣爲姦適漢統之三絕乘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谿壑深固謙遜卑讓

象恭滔天遂弑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德周公號曰安漢其實篡漢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謀卽真卒盜有我有漢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寧弗令擾弊民物鋪張妄意潤色虛文自以爲新於是黜奪我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俾爲齊民至於金刀錢文亦不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不血食聿至於今奮其威詐逞其暴戾窮兇極惡過於桀紂乃自以爲黃虞復出志欲盈溢高視闊步鄙隘漢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噉然猶未足厭今幾二十年矣故家遺民無不歌謳思漢弔我宗室之人哉惟我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於湯武孝惠文景武宣文治幾於三代鴻恩厯惠暢浹穹壤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哀平短祚惡不及民豈令姦僞異姓遂盜有之乎紫色蛙聲餘分閭位秦政楚羽皆爲我漢驅除莽又萬一弗逮憑藉外戚恣僞矯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二

誣豈令遂縮皇帝璽稱說天命乎且外戚呂霍上官裨我漢道皆伏其辜豈獨釋莽使遂代漢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邱賜取宛又敗嚴尤陳茂下昆陽定陵鄗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徇潁川諸郡偏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羣龍奮迅大人虎變風蜚雷厲星馳電邁火德炎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民宜各率先共雪讐恥誅莽疊社訊清郊廟復爵土爲侯王一如漢制如或尙爲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呂蒙取荊州襲殺關羽稱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諸軍伐吳移檄論權

年月日尙書令某諭孫權及江東將校部曲父老士庶先王之典負固不服則侵賊賢害民則伐矧于僭竊位號蔑寡王室屠害方

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致天罰申明逆順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黨逆之罪大逆而無黨則爲惡者孤實繁有徒則爲惡者衆故先王重治賊黨春秋必誅同惡所以湯伐韋顧而夏桀喪齊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虜魏豹以禽項羽光武帝平隗囂而滅公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國家遭陽九之厄當四百之運漢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羣盜撐裂於縣曹操父子闖闔神器陛下以帝胄皇孫誕膺天命龍蟠幽朔蠖屈漢南郁神武應運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佑賊用武無所顧惟孫氏有功漢室破虜則訊清河洛討逆則盪定江東畀之孫權使誅賊操誰知託國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權遽欲迎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遂大破操於赤壁堅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爲漢兵權遂不復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三

伐推功讓能割吳越以封權奄荆益而復漢操不敢取遂畀之不孺子童昏夫豈我敵方爲犄角一舉盪平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權乃謀爲僭竊猖肆姦兇志谿壑之無厭罪邱山而不大顧欲如熊繹之陵中國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將軍督荊州關羽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爲漢虓虎之將報效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分權江表置關羽荆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賊操討賊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羽已成振許洛懾服河南權祇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懷陰謀襲殺關羽盜有襄漢奉賊稱臣反爲掣肘之仇與作輔車之勢則權復一操漢賊不在丕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面稱孤忘父兄之忠義陷臣民爲逆虜俯江湖之中經營子孫之計一操未已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我漢所以必先誅權而後圖丕今陛下舉梁益之衆



連交廣之師水陸東下順流揚磨星飛電邁哭羽荆楚尸權棘陵  
慨張討賊之威益大復讐之義爾皆世服於我有漢乃二祖之遺  
民寬仁之所覆育恩澤之所涵浸顧豈迷復視面事賊舍衣冠禮  
樂而斷髮文身以徇蠻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吳楚之  
王世爲僭僞擯斥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跟卒致禽滅故三苗逆  
命終於投竄夫差爭長自剄幕下老劓驕恣利刃堪胸苟不以道  
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猾自視與項籍王莽子陽輩  
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則天祐我漢高廟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  
衆爲權誑誤俾爲匪民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一時脅從必未丕變  
陛下總于問罪宜去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僞孽還于  
舊都大者王小者侯各如賞典如欲與權併命甘爲蠻夷逆虜者  
則有常刑如律令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四

漢丞相亮諭僞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至郿屯于五丈  
原檄諭魏丕朝告以討賊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叡中表族  
屬蓋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賢禹湯與子苟無桀  
紂之惡勦絕基命族屬之微斷祀嗣續則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  
或問基僥倖必干先王之誅昔后羿篡於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  
起而殺羿王莽中絕我漢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  
有夏皇漢之德天枝帝胄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而有仁  
如徐偃賢如齊桓強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况慆淫匪彝豈能盜  
有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義也自周室陵夷秦人吞并  
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其煩阻置之夷坦受

天明命開大漢萬世無疆之統孝文皇帝繼體守文增修德政恭  
簡愛養滋息涵育刑清政簡開大漢萬世無疆之德孝武皇帝南  
勦勁越北討強胡東置朝鮮西定西域表章六經制禮作樂開大  
漢萬世無疆之業光武皇帝剷除祇穢子惠謳吟恢復境宇懋建  
社稷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開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基圖  
鞏固神州中嶽不拔之宗也歷世數十載祀數百本支繁衍九州  
四海盡爲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微第宦戚專朝隳敗王度非  
有桀紂自絕之惡也故天命復集于我先皇帝暨皇帝陛下國賊  
曹操螟蛉假姓贅闖遺孽自其祖父騰與左珩徐璜漬紊朝憲父  
嵩馮藉贊據台鼎弱昧漢道傾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剽狡無賴  
清議不齒國家之材授以偏裨穿箭闕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  
修郊廟倒持太阿放虎自衛操乃輒行劫遷重爲囚執逞其梟獍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五

之心肆其豺狼之志握皇樞而蹶威柄挾天子以令諸侯祇將篡  
竊爲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植根柢于山東置巢  
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狼刑戮以立威弒母后而帝不敢詰殺皇子  
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剪刈人望族九江太守邊讓殺將作大匠  
孔融及議郎趙彥撈掠太尉楊彪殺彪子修至於荀彧許攸崔琰  
毛玠皆中朝茂異衣冠領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天子之昆百寮  
之師少有抵牾卽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祕如鬼蜮曾繖遍寰宇  
機穽盈道路自昔人臣不道貪婪沓鄙狠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  
者也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語宗盟則近於屬籍  
爲尊以仁厚之資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收攬豪傑縱史  
義烈扶獎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所流寓漢南丞相以  
伊呂之志爲顏孟之學才兼管仲知若子房躬耕隴畝不應辟召

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幡然而起爲漢討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  
挫其兇鋒折其毒尾於是不敢遂取旣爲漢賊又爲漢臣狐媚梟  
伏謂天可欺逮其將死分香析履不及禪代生平姦僞至此盡露  
逆丕嗣立公爲篡竊父以趙高爲桓文子以浞羿爲舜禹厭然自  
若居之不疑拘執漢帝降削位號大統幾絕先皇帝遂跨有荆益  
立漢社稷期於攘除不幸沮落謂丞相才十倍於丕畀以討賊之  
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先盡  
內治次乃外攘曹丕遽死逆敵復立乃逞童心窮奢極侈至使公  
卿百官負土版築竭我漢民膏血以奉僞妄土木丞相痛心疾首  
拜表出師義旗一指關輔響應遂營五丈雜耕渭濱非不能將五  
諸侯縞衣問罪直入彭城付信一面轉戰出奇以舉燕趙但以一  
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皆漢庭公卿之子孫朕畝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六

細民皆漢家風俗之涵養固未忘於祖宗豈遂違其君父是以不  
忍蹀血以自相殘按兵觀釁用敦文告故夫曹氏非有高皇帝寬  
仁之統也孝文皇帝恭儉之德也孝武皇帝盛大之業也光武皇  
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僞定篡竊之賊耳雖據中原漢有共主威  
虐逼窄又有孫氏則其篡竊又不若莽之強也祖孫一再傳以僞  
承僞刻薄寡恩禁錮骨肉勢成孤立彼司馬懿者又一操耳其能  
久乎與其託於新造危亡之僭僞靦面同賊曷若臣事二十六葉  
之大漢天子歸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義昭昭然無  
疑矣且昔誅滅祿產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也盪逐尋邑襁食新  
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燃臍者王允之謀也矧今漢世  
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讐討賊  
哉丞相肅將天威所嚮克捷宜共合勢摧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聲

掃偽庭之妖孽奉迎蠻軫還於郡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於高  
廟論功行賞在茲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爲元帥大舉伐陳獲陳叔寶露布  
以聞

臣聞伐罪救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爲義兵所以用五材而正  
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黃帝戰于涿鹿垂衣裳以無爲大禹征于  
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據河山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  
與覆昏援溺爲之推亡固存紛爭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我國  
家天開至聖運啟昌期建皇極于中朝纂天王之正朔復見唐虞  
之盛揖遜而興乃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粵惟吳楚實古荆揚詩  
人刺爲蠻夷春秋貶其僭僞逮孫權三分以自立暨司馬六代以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七

相傳競尋干戈月一易主殘并骨肉歲幾弒君血淮海之橫波魚  
鰕盡赤汙江湖之隙地草木皆腥莽卓桀驚於門庭曹馬喧呼於  
傳舍至陳叔寶尤極恇淫頸瘡猶帶夫藥刀狎客已行其酒令雜  
選女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餘曳綺縠者千數肆爲瀆侮無復  
君臣歌玉樹之新聲斷金陵之王氣珠璧飾臨春之閣光耀半天  
沉檀構結綺之臺香聞數里祠宗廟則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侈  
是崇蔑天弗畏趙高視事於武帳妲己畫計於寶牀以江總爲臯  
襲任孔範爲伊呂國益告病民不聊生疎斥忠良賊虐諫輔不止  
二十罪殆逾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恤聽謠言  
而弗悟卻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飛渡比敗周齊有  
大福皆使不還方幅員共致於雍熙乃東南獨阻於聲教爰示禮  
意反致辱書覺乃自生罪底不赦授臣以鉞致天之誅總統百萬

師徒節制八十總管過庭而奉承算略碼牙而昭告神祇布宣雷  
霆之威將率熊羆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桀紂之淫昏東西連衡  
首尾並進視風濤如平步卷江山而順流舳艫隱天旌甲耀日忽  
龍驤之電邁謂楊素爲江神賀若弼出廣陵韓擒虎濟采石甫航  
一葦卽走萬艘乘大霧而縛醉人當元日而驚睡主正月某日若  
弼自北擒虎自南會於秦淮以取建業前徒倒戈於朱雀後庭指  
莽於漸臺禽虎自南掖門入宮若弼自北掖門登殿陳叔寶啼泣  
掩袂猶然詩酒興濃倉皇竄身乃謂衣冠道盡落臺城之翡翠墮  
辱并之胭脂不啣璧而出降欲下石而始應投繩引之叔寶與張  
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丙戌臣斬張麗華施文慶沈容卿等以謝  
三吳執陳叔寶及僞王公百司擁衛赴闕下掃數十世之僞朝盡  
爲王士合三百年之異域皆貫諸華荆舒爲中國之人江漢被文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八

王之化此皆皇帝陛下允文允武聖謨洋洋乃聖乃神帝德蕩蕩  
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仇師不踰時役不更舉會三光五獄之氣  
安九州四海之人宋齊梁陳以來始復混一夏殷周漢之際今乃  
比隆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卽皇帝位赦文

門下朕嗣守丕基獲承休緒膺宮闈之變故致遐邇之震驚庸釋  
羣疑肆行大賚敷於心腹告爾神人昔虐政之毒流致皇靈之墮  
底朕從太上皇帝糾昌義舉獎率宗盟稱無辜而籲天爲有衆以  
請命下河東之甲孤隋自斃於維揚翔霸上之師僞政行平於伊  
洛化家爲國代虐以寬遂統承於先王乃撫治於方夏維爾萬姓  
甫出阡危肆予一人退守藩服執臣子之節推尊榮於父兄持恭  
遜之心全始終於孝悌孰意天未厭亂時弗底寧締構姦兇蘊隆

讐敵變起蕭牆之內禍生骨肉之間力百戰以方成忿一舉而自棄社稷大計須行管蔡之誅宗廟再安遽有唐虞之禪讓焉弗允退亦無從仰順宸慈肆登大寶處兆人之上可無及天下之恩得四海之歡庶幾盡天下之養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遭家不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能豈堪乎授受施大易雷雨之澤始潤瘡痍負春秋肆眚之譏重增祗慄無稔怙終之惡遂生僥倖之心各去舊汙共成新化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十月癸未敕班師

制曰止戈爲武稱兵不祥爰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用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忘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朕自削平四海奄有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九

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而惟期于治祇務修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裔夷高句麗遠負海隅自謂日影怙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謂隋三往而竟亡夫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虐公肆馮陵格文祖而苗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禪姑示涵容乃拒璽書愈失藩禮至蓋蘇文弒君以逞以莫離支專國而驕連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搖我疆場竦我諸華命將致討而弗悛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彼惡敢當傾滄海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浪走絕島棄城而空闊無人兵刃莫支其鋒將士咸賈其勇蠢茲小虜敢怒大邦不足辱於王師姑增修於德政諸軍可即日發還嗚呼聖有謨訓鬼方反憊于殷宗悔其可追輪臺漫勞於漢帝勝之不武祇以爲勤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違大臣之強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

咸使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爲朕帷幄之佐強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垂拱以仰成遽彌畱而不起宜崇優數用卹忠勤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太傅鄭國公魏徵中誠積真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粹精不二三以釋君篤忠貞而事主恥朕不及堯舜作佐時之臯陶致朕必如成康爲制禮之姬旦每進藥石輒中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卽至爰自言職遂踐台司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之遽天下慙遺忽廟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斂忍視大還迫登平土之司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十

以爲下泉之賜庶幾英爽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十人共期子治亡正身之一鑑誰弼於違中流而虞風波未濟而失舟楫興言不已涕泗徒零可特贈司空

云云

宋璟右丞相制

元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爲尙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資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庭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乃眷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黃門監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宏毅而明靜肅而勇堅如鐵石凜若冰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以直盡心強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之風采夷險一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于袁安匪中庸之胡廣佑我先后相子冲人旣撥亂以有爲以中興而自任革去神龍之弊

追還貞觀之隆厚風俗而振紀綱肅典憲而抑僥倖格天大略非  
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萬代之長策抗章而去成功弗居宜正  
位于中台復登庸于右弼燮和四海表正百寮於戲股肱之寄久  
已倚毗體貌之餘敢忘尊禮方詢咨於黃髮以允慰于蒼生懋建  
大猷圖惟極治茲朕無徵時乃之休可特授右丞相 云云

贈張巡揚州大都督制

至德二載冬十月睢陽陷巡遠死之十二月上御丹鳳樓  
赦天下贈巡遠等官

勅執干戈以衛社稷焉得勿殤聞鼓鼙則思將臣況於死節挺英  
靈而不散凜冽氣以如生重爲褒崇庶慰精爽故御史大夫河南  
節度副使張巡慷慨立志突兀效忠開誠心而待人委軀命以徇  
義苟不以道甘餓西山胡能詭隨欲蹈東海屬逆胡之荏惡熾兇  
乾坤正氣集 卷百八

七

燭以燎天縱史興師倉皇討賊聲淚俱發而誓衆邀截不暇以乘  
城戰百合而氣益振敵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窮屹承  
天之不周歸中流之底柱牽制醜虜絆一孤墉遮蔽江淮全半天  
下走令狐而矢盡眇子奇而事危罵賊而嚼齒空齟乏食而殺妾  
饗士援絕乃陷不復求生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國而奚憾得  
其所則爲榮嗚呼大節嶮天古實罕見精忠貫日今孰可侔實祖  
宗之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賊不足平無爵以稱人何以  
勸巡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守許遠功與巡同可特贈荊州大都  
督其將南霽雲義烈尤著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訪求其子孫各  
加官爵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



制曰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服之始惟垂拱而仰成茲旣太公之在朝尙何傳說之求野宜進異號以崇元勳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陽王郭子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俱全沉雄而略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管甲武科屬孽胡之憑陵致中原之板蕩舉燕趙而擣巢窟復雍豫而滿京都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事益殷而謀益深乃師中之丈人實天下之大老方叔克壯佐周室之中興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虜壓之以誠孤軍逐戎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之罕儔羽翼四朝用舍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年之安危雖位中台久疏王爵琢金石而許宥十世逮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勞名未稱德宜俾兼于元宰仍錫號爲父師於戲富貴著社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道范蠡泛舟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八

十一

而去豈曰見幾子房辟穀爲辭亦未盡善豈如今日之繾綣而無曩時之猜嫌極其尊榮永俾稱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家宰賜號尙父云云

贈韓愈禮部尙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爲百世之師天下懲遺孰謂九原可作梁木壞而復將安放袞衣斂而庶以爲榮故吏部侍郎韓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于一間大儒兼綜于四科傳仲尼心若顏淵會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荀況揚雄爲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與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巖若而自振力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說而立名教巍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

置之朝廷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月而清輦載萬刃注視片言而折兇鋒以有用之才明佐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卒棄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今甫中壽遽卽大還爲邦竟無百年致治豈能三代爰申遺恨進長儀曹庶幾幽冥之中不忘制作之意咨爾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尙書云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戶卒懿宗咸通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祇迪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當饋而屢歎眷惟會昌之政實賴社稷之臣厥德不回運乃逢於千載於今爲庶道乾坤正氣集卷百六

三

終否於九原靈焉傷心何以爲訓故太尉同平章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貶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宏毅軼世挺特邁倫廓達而無町畦明辨而有風采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袞袞可喜以典起斯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爲入掌絲綸則高文大冊動觀聽出爲牧伯則深謀遠略服荒遐遂踐台司獨專大柄信任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又甚高宗之傳說當國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削平藩鎮風俗頓還三代罷絀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幸得大有爲之佐至先朝遽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沉海島之中淪棄煙瘴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寃天亦致傷朕胡能忍嗚呼豈意姦邪之黨復見於今乃令忠直之賢啣恨而死不爲昭雪以謝衣冠永使沉冥終負義烈可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依禮改葬主者施行

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僖宗中和三年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爲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破黃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聞兵以禁暴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聖人所以運神武故草竊姦宄之構亂非芟夷蘊崇而莫寧惡不去則善何以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舉霜露旣墜乃成長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明之位我國家基圖鞏固德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元宗致唐治而肩成康植茲鴻休畀我列聖陛下詵膺明命紹復先王憲章以承天心勵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平天子德本好生三百年有道邦家仁而不殺孰謂亂生於治遂令安庶於危逆賊黃巢器實顛庸資乃樂禍會祲氛以爲氣包蛇虺以爲心初無偷劫之謀豈有帝王之意乘仙芝之鼠竊聚亡命以蝟興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古

始則距躍于河南終乃翻騰于嶺外蜂蜚吳楚蟻結江淮高駢玩寇而不追王鐸畏寇而不戰或嬰城而固守或擁兵以窺窬遂致姦兇恣行亂略嗚張而無所忌憚豕突而莫敢誰何郡國以之邱墟京師因而覆沒謂已有命乃啟異謀奸踰王鈇稱建僞號諸陵乏祀可勝抔土之悲萬乘蒙塵莫雪終天之痛雖人神之共怒而禍亂則方殷瘵猶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臣克用繆膺旌節遠在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先事入衛曲突徙薪固當投袂卽行焦頭爛額乃揮淚而爲禡遂歃血以成盟掃部內以典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嵐石建旆夏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鴉兵已至禡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賈勇備銳乃屯沙苑以告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某日遂合臣重榮臣處存等兵與巢及其將王璠林言趙璋尙讓大戰梁田

師直爲壯天棊惟謹雷萬鼓而一枹震三川而皆沸馬逸不止而橫驚衆怒欲洩而長驅激土雨以奮威昔霜鋒而合勢營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奔積屍橫空三十里僵屍不斷雖已奪氣尙磔游魂襲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搃於藍田彼猶釜中之魚乃作凡上之肉四月某日進臨京雉直繫渭橋我七戰而七禽彼一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勢破竹以無前逐北而攻快建瓴而孰禦越某日入自光泰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聲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輪擁盾柵巷而排牆我乃投刃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內及於西內自外城入於子城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僞官裂冠裳而請命萬騎一蹙百道並攻賊窘相擊人自爲戰蕩蜚血於魅穴薄死骨於狸邱蹂賊於望春宮庭蹴賊於昇陽殿闖賊乃大潰崩於鉅鹿之沙彼惡敢當碎甚長平之瓦首尾俱斷羽翼皆殘烏駭而衝

乾坤正氣集

卷第八

五

獸窮則蹙叱魯陽之日鬪又踰時見鄆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遁逃其衆已燔雖貨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臣竊念此兇渠禍踰往昔熾甚樊崇張角慘於朱泚祿山幾頓我皇綱敢窺吾神器蓋皇天所以申警於陛下使陛下以之寅畏於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啟一日中興之運臣今肅清禁署灑掃神京宸極巍巍罷狐鳴而梟噪雄都業業復虎踞以龍蟠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謀之士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之材亦承銖鉞元兇遂殄菲劣何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俾日月蘊英圖於設內臨大造于區中以撥亂之才施致平之略委任不僭授受是宜兆人所以傾心諸將爲之宣力日出而羣陰伏盜竊發以何爲聖作而萬國寧兵一試而卽已橐已却馬挈黎庶于雍風端委垂衣躋瘡痍于仁壽延我唐祚過彼周期臣無任慶

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諸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王克用共討  
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僞梁臣僚蓋聞  
田橫列國之壯士恥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縫掖之書生聞帝秦  
而欲蹈東海蓋義烈著于平昔而死生爲之不踰昭昭在天矯矯  
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肆微君弱國賴之以存粵惟皇唐奄有四  
海踰二十帝幾三百年雖紀綱寔以陵夷而德澤尙爲龐厚鼎未  
可以問其輕重歷惡得而窺其短長故朱泚祿山肆其姦兇而遂  
以殄滅黃巢尙讓張其盜竊而繼卽誅夷緬維人心灼見天意爲  
梁朱全忠資尤兇悍內實姦雄初以碭山之一夫亡入寇胸之羣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八

去

盜負跳踉之劇氣稱庸狡之謏材遂覆京師以毒海內知賊必敗  
乃謀自歸斂羽毛以待風颺之會眼目弭耳長懷蛇虺之心國  
家推寬大之恩致懷柔之道賜之旌節適爲養惡之謀分以土田  
祇旂資賊之計旣蒙優渥乃寢驚騰伐叛捕亡收貳以爲已邑厲  
兵秣馬假義而逞異圖遂踐台司益封王爵闕關日切意望彌深  
乃納交于朝權叨求天寵又激怒于鄰壤締起兵端遂連十萬之  
師并有四鎮之地國賊崔允知賊焰之方熾基王室之甚微賣鼎  
命以外交持天權而內劫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違中潛犄角之  
機遙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臨邇遐允以爲宦官天子之腹心  
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輔翼非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  
乃效董卓之尤興晉陽之甲京師因而覆沒乘輿以之播遷進逼  
鳳翔乃犯行在矢及君屋血濺御衣兇鋒肆以無前毒尾搖而益

怒侯景渡江而指闕梁帝倉皇晉師遷墓以成圍曹人兇懼乃抄  
餽餉而過惟蘇天子併日而食後宮析骸以爨主父親探于雀穀  
楚王安復得乎熊蹯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能岐託終入梁亡全  
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龍顏而効順極狐媚以欺人急于攘  
竊之私乃定劫遷之計挈萬乘而不置挾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  
賊虐宰輔惡其名士投畀濁流文物爲之一空衣冠爲之掃地乃  
蜚血于禁禦而薄肉于宮闈天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稷已非  
唐有左右罔匪梁人雖李氏之天王實朱家之日月甘行禪讓冀  
免誅夷懼人望之不除竟椒蘭而行弑大肆殺戮恣爲矯誣赦成  
濟而貸賈充釋羽父而討蔣氏大器旣以入手藁運遂乃應天賊  
母后以示威立幼君而資篡卒移皇祚構建僞朝以鄙吝之材蹈  
崇高之位恃已有命謂秦無人逞其梟獍之心行夫狗彘之行虜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八

七

子婦而自肆淫臣家而不歸污穢我皇綱褻瀆吾神器如此不道  
自昔罕聞禍絕三綱罪踰九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惟  
爾多方乃祖乃父世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  
乃偷生而自營不共討平有覩面目彼旣盡其東略必又肆其西  
封雖欲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沙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出  
漠北聲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黃流直抵白馬背引趙魏橫約青齊  
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擣下二川而旁馳蜀王  
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會荆襄之師渡漢沔吳王則跨連  
淮海蟠亘東南厲三吳之鋒進圍濠泗淬兩淮之銳直壓汴梁梟  
賊首而剖逆心祭先皇帝掃寇穴而削僞號復唐乾坤立宜曰於  
宗周奉世祖而歸漢其爲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忠首者王  
得其支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郝文忠公集卷十七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

涇縣潘錫恩校

六

郝文忠公集卷十八

元郝經著

涇縣潘錫恩校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扈牧圉遂筦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爲七道議七八千言愚警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啟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向所論奏皆爲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重甚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旣不能善其始必當爲全其終故不敢謹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一

默復爲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俾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輓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微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攸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



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膺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

韋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九

二

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旣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于用奇也旣而爲鞬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涇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萬乘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于遐徼之士細窮于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

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于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于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于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虞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三

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弊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盡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舊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

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函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徹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松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誓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闕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壁堅攻瑕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掇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成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于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淩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于舒和西及于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成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踏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楊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遠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

合爲長圖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  
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  
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度  
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  
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  
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  
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  
取陳則九道進宋之于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  
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徼  
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  
睦內無禍費東西南北輸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五

茂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  
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  
界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  
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  
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盛全之力在于東左若亦直前  
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  
遷延進退不可及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  
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  
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  
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萑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  
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于東師反復致論謂  
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

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殷下之事區區警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說已令身毒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說疫癘大作不能登山以爲今日速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議以覩縷前後陳說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得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六

亢龍德于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螻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于魏孝文雖不逮于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

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日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退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眞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界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旣聞凶訃卽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七

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遷不能彼旣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露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何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漠東之石門限邗復之湖溧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

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旣渡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土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土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土人之罪乎益禁殺人巋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八

與李行省眩胖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列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舂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大王殿下以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重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

遣十軍逆蒙哥罕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靡哥及諸王駟馬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眞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扈牧圍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爲天命厯數在于陛下至治可期于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而陛下應天飛龍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傳聖旨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便宜新政畀仲謙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旣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顧瞻魏闕每爲自誦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九

于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爲僭越有所不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于人令聞施于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爲身者也于天下何有志于天下者不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



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齧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也至于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于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天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于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于天下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于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十

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國則曰昭烈一帝于晉則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則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于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元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後周則曰世宗一帝于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帝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于盡亡天下不至于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于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于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戮彝偷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爲慵懦者可爲憫笑也國

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囁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于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于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材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躡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懼服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宜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十一

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悉爲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界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喟喟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旣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遵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

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卽與爲正統是可以爲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名土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鑒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

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喁喁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伏以進若不辨之于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于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皆墮其

器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卽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于人乎方今之勢在于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汗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締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母以爲難而不爲母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絜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母累于宵人不惑于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旣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竅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朱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三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籬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瀚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涖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

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眞定河間道內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于諸道河東土產菜多于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白衣被外折損價直賈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

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于得白銀又至于得黃金十倍其費空筐篋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厭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爲獨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于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

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邈邈漫爲瞻臆太行山色黯然凋瘵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千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和者思得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例如左

乾坤正氣集

卷首十九

五

一大有爲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爲而後可以無爲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爲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卽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內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爲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嚮如因仍苟且爲人所先則豈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疎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旅嚴爲之備以待不虞且卽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卽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于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畱數萬況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

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涖天下  
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爲二輔京兆  
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爲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  
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  
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  
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榮惑  
自私若省部既立名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  
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  
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爲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  
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爲  
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  
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入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爲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六

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  
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卽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  
側諸路打算重爲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十罷冗  
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爲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  
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  
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  
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爲急  
務如罷去此等數家門戶計補添軍民氣力爲益甚大十一總錢  
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  
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爲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  
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  
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

持官府結爲黨與苛刻良民縱橫爲宰合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  
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疑果斷以成中  
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疑天衷奮乾  
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  
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擴充  
誠明以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  
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  
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  
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  
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於亂不早定儲貳之失  
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  
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盛事也庚申年四月十七日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九

臣經上進

七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  
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於  
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  
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爲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  
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遏截旭烈大王在所蟻聚轉相  
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爲搖蕩便有意外之變  
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  
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  
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  
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爲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



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爲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四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潁置一帥京東自睢毫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燭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卽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乾坤正氣集

卷首九

支

09972

